

艺海荡桨

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艺海荡桨

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王愿坚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9

ISBN 7-5033-1139-8

I. 艺… II. 王… III. 小说-文学创作-经验 IV. I05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19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3.80元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

1944年到抗日根据地，入山东滨海干部学校学习，次年1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宣传员、记者、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后，历任《解放军文艺》、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195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党费》，受到了文坛内外高度赞扬，从此以革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30余篇中、短篇小说，著名的有《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妈妈》等。出版了《党费》、《普通劳动者》等12个短篇小说集。他的多篇小说被长期收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并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朝等国文字出版。

1974年后与人合作改编并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起，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他的传记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国艺术家词典》、《中国名人词典》和英国剑桥及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板橋曰：將余畫竹，能
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
又不能少，此居功力，最
為難也。近六十年外，始知
減枝減葉之法。

目 录

学习愿坚（代序）	陆柱国（1）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5）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20）
军人·历史·诗情	（31）
见得真，知得深	（51）
脚下要有块土地	（59）
塑造好社会主义新人，首先要做个社会主义新人	（67）
向生活深处开掘	（70）
凝 练	（79）
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净化	（88）
积累·思索·表现	（125）
短篇小说创作及其它	（169）
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181）

文学是光辉的事业	(190)
战争文学创作问题	(208)
人民需要战歌	(223)
探索·发现·创造	(225)
史里寻诗	(231)
为长篇小说《狼人》写的序	(236)
一支关于心灵的歌	(240)
用爱去谱写乐章	(250)
附录:	
在豆花正红的小院里	李传锋 (258)
雪花儿飘舞的小院	李传锋 (268)
后 记	翁亚尼 (277)

学习愿坚（代序）

陆柱国

愿坚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无情的岁月并不能冲淡、更不能抹去他留在我记忆中的音容笑貌。当我在灯下阅读这十多篇发表于十多种书刊上的文稿时，仿佛在与这位阔别已久的老友围炉叙旧，促膝谈心。他的一指一划，都那么顺眼；他的一言一语，都那么中听。

愿坚的论文非常独特：既不板起面孔，引经据典，又非云山雾罩，莫测高深。他的论文是由许许多多动情的故事，感人的细节，奇特的比喻，深邃的哲理组合而成的。其引人入胜之程度，可以和他的小说相媲美，甚至有所超越。

《党费》是愿坚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为了阐明这个故事的诞生，他又讲述了与《党费》有着血缘关系的许多个故事。《七根火柴》是愿坚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里那位无名战士牺牲时手擎党证的细节，是作者通过对那些为革命战争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不同的手的回忆与思考而得到的。《普通劳动者》这篇名作的产生背景是修建十三陵水库。叶圣陶老人曾经写了

一篇与小说几乎长度相等的推荐文章。愿坚在叙述其创作经过时，却从抗日战争时期，他这个“小八路”坐在罗荣桓元帅怀里看苏联话剧《前线》谈起。《足迹》本是写周恩来同志过雪山的，可是愿坚却讲了个总理在六十年代一次外事活动中如何关怀身边的年轻翻译成长的故事。《标准》本是写朱德总司令过草地的，可是愿坚却拉扯到了“文革”初期、人们常吃的那种美其名曰“大众糕”的窝窝头。把生活中的许多故事，凝练为能吸引千百万读者的一个故事；把生活中的许多情节，升华为作品中一个迷人的艺术细节。愿坚的创作经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鲜活的事实。

凡是听过愿坚的报告，读过愿坚的文章的人，差不多都有这么一种共识：愿坚很有学问。他的学问哪里来？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钦佩的答案。学问学问，一个学字，一个问字。愿坚是位勤学好问的艺术家，是位博学多问的艺术家。他在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与艺术见解的同时，还讲到了他学来的、问来的众多文坛宿将和名家们的真知灼见以及他自己从中的受益。例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先生对文学作品的全部要求精确地概括为四个字，著名小说家沙汀先生同样用四个字就道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的精髓，著名作家柳青先生谈到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时说了两句话，每句话也是四个字，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在回答如何才能写好剧本时，仅仅说了一句话。其他如诗人李瑛如何营造创作氛围，作家李准如何使用自己惯用的“杀手锏”等等。愿坚的接触面甚广，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艺术家，不论辈份大小，他都能从对方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的学习态度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以至于在一次听前辈作家讲

话时，因为一句他认为精湛的语言自己漏听而深感遗憾，并自责不如他人“有心”。此外，他还谈了大量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的情节。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这本书不仅是我们向愿坚学习的教材，也是向诸多名师学习的教材；不仅学习了愿坚是如何创作的，也学习了愿坚是如何学习的。

愿坚是位敢于立“论”，善于立“论”，巧于立“论”的艺术家。他的论点像他的小说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样鲜明、生动、独特而富有生命力，阅读起来，有的像充满哲理的格言，有的像充满画意的诗句，令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例如：“生活是海，作品是浪”，“让思想照亮生活的行囊”，“短篇是指篇幅短而不是指见识短”，“短见篇”就是“短命篇”。他把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形象地比喻为杂技艺人“在小圆桌上溜冰”，他说“不要把自己没有的东西送给别人”，并应该让读者和观众“通过看得见的，看到看不见的”。他指出了许多作家的通病是“深入生活时往往不够老实，写作的时候又往往太老实”，他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的关系提炼为“从千百万真实中提取属于你的那几句谎言”，他认为“文学是光辉的事业”，“黑暗不能用黑暗去照亮”，而只能用“光辉”与“温暖”。他对文坛上拜金主义深恶痛绝，并以解字的方式尖锐地指出：“文”与“贝”结合，必“败”！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愿坚的小说有光彩，愿坚的论文有异彩。彩从何来？从这本书里，也可找到答案：“精彩——精才能出彩”。愿坚无论写什么，无不精心准备，精心选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而且精益求精。他真正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语不惊人誓不休。

愿坚的著作不仅告诉我们他怎样做文，而且还告诉我们他

怎样做人。他的文艺观就是他的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还十分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在做人的上下功夫”，他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投资，道德的投资，品质的投资，作家素质的投资”。愿坚在创作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而在思想上始终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他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誓言：“为革命而创作，是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愿坚走了，他的作品和人品留了下来。

“过去的，并不只属于过去，它还属于现在和将来！”愿坚的这句话，分毫不差地适用于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

中国文坛需要愿坚这样的作家。

中华民族需要愿坚这样的儿女。

向愿坚学习！

1999年3月29日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我学习写作，实际上就是学着干这么一件事：一方面，向革命前辈听故事，并加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去理解故事；一方面，向前辈和同时代文艺家学习写作技巧，记故事、写故事。在写过一些故事之后，我逐渐明白了：我记下的那些斗争着的人，那些人在那种环境里表现的思想、性格、感情和行为，那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故事，也叫做短篇小说。



既然要写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得碰到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在哪里？

猛一看，短篇小说是产生在作者的笔下，发表在报刊上，汇集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打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里看到引人入胜的故事，光彩照人的形象，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很自然地就佩服作者：这人有本事，“吃苇子拉席——肚

子里编得好”。可是，仔细一想，就算肚子里会编，也得有苇子吃，而苇子，是泥土里长的。

原来，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它在生活里，它是从生活里来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

生活，是文学艺术，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惟一源泉。这本来已经是常识了。可是由于“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常识又成问题。“四人帮”鼓吹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那一套，就是为了要切断文艺与生活的联系，毁灭革命文艺，制造阴谋文艺。路线，是抽象的概念，从概念里怎么能长出千姿百态的生活和活生生的形象？怎么能长出短篇小说来？

只有土壤里才能长出庄稼。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观察、体验、研究斗争着的人和事，用那些自己接触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生活形象把作者心灵的挎包装得满满的，真正做好了了解人熟悉人的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才能找得到、写得出短篇小说。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代一些短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写作的题材很不相同，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被生活积累和感受“逼”着进行创作的。他们有的经历了革命战争，有的参加了其他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熟悉了某一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了和感受了一些动人的人和事、思想与感情。这种体验和感受积累得多了，生活的行囊充实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站在了作者的面前，就来敲作者心灵上的门了。于是他就睡不着觉了，于是就拿起笔来，把这些看到的、感受过的和自己相信的

思想、感情和形象，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写到稿纸上，成了短篇小说。

在这里，作者亲身的感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种用自己的心尖子去感触过的事物，那种激起并且倾注了自己感情的生活形象，是创作中的宝贝。有的同志对生活有着特别锐敏的感受力。像写过有关孩子与革命的优秀作品的刘真同志，就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一段在革命部队里成长的斗争生活，别人跳着蹦着地走过去了，她却留下了深切的感受，而且感受得细致、强烈而又独特。她能够保持最初接触生活时的那种感受。这大概是从生活中得到短篇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长处、特殊的禀赋。

在这里，和自己的描写对象始终保持着联系，又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者，他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他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起点成了顶点。因为，第一篇作品是他生活体验和感受积累的强烈喷吐，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最近，一位老作家说：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一告诫是语重心长的。

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它们的成败得失，差不多都和生活体验问题联系着。规律是：凡是我有着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写出来就多少有点意思；哪怕是个听来的故事，只要不是吃“现成饭”、就故事说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喷火口”，依托它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流进去，就可以写得深刻些、动人些。反之，没有生活感受，就是再完整、再动人的故事，我也写不好。记得1959年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在为我的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所写的《序》里，就为我指出直接生活感

受的重要，批评我的有些作品“因为本钱——真情实感不够，所以显得才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减退了。”这个意见非常中肯，使我永志不忘。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成长前进的。

由于“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写作短篇小说中断了十年，至今还处在“恢复期”。1976年底至1977年上半年写的十篇小说，就是“恢复期”的习作。这些作品，是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这是一项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创作实践。我坚持一条：必须是曾有的实事——写的是实有的革命家，就有“史”的成分；小说可以生发开去，可以渲染、描写，但所取材的主要事件，必须是革命家生活经历的史实中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应当核对确实、理解正确。同时，又坚持另一条：应当是会有实情——写的是小说，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家的形象，也就有“诗”的成分。所取的史实是创作的题材，可以也应该从“史”里找出“诗”来。革命家是创作描写的对象，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不仅次要人物可以虚构和想象，就是革命家的形象也可以和应该在不违背基本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塑造和描写。

在以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依然像其他作品的写作一样，起着重要作用。

《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断。周副主席带病过雪山，并且顶风冒雪关心翻越山巅的组织工作，这是曾有的、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实事。但是，选择这一史

实作题材，在我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因素。首先是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其次，对当年红军过雪山，我曾作过许多采访，1972年也曾到雪山实地看过。还有，我对所描写的生活、形象，虽不是全部，而在某一点上却有过直接的、又是深切的感受。1960年，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的丰采都是动人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接见完毕，总理和客人道别，离开我们的桌子，走了几步，却又转回来，俯到那位年轻的翻译同志耳边，小声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说道：“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他亲切地为她讲解了几句，才慢慢走开。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的成长。现在，当我描绘当年周副主席在千年积雪的雪山上关怀红军战士的形象时，上述这个使我激动、使我深思的直接感受，便以更大的幅度浮现出来。我几乎是照直把它搬到了雪山这个历史的关口上。我写周副主席向指导员曾昭良布置过任务之后，搀起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因为是我看到的、感受的，也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细节的描写，能够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的形象。至于“要是不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这句话，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在一次报告会上直接听到周总理讲过的，把它搬到作品里就可以了。

二

我们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强调生活感受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生活经验就是创作了。没有花就不会有蜜，但是花并不是蜜。

因为学习写短篇小说，就常常琢磨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到底是什么？是故事？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是“生活的横断面”？……

有人说过：创作，就是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接触到了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和反复提炼的问题。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到了许许多多生活形象，有了不少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它们有时静静地堆在你生活的仓库里，有时像开了锅的稀粥一样在心中翻滚，逼你思索，使你激动。然而，你还没有想去写它，或者感觉到要写而又苦于没法写。这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比方说，突然对其中的某一人和事想透了，获得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在思索里、在闲谈中、在听报告时，得到了一点思想的启示，或者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事物的触发，使你变得心明了、眼亮了，一下子看到了生活中蕴蓄着的内涵，看出了生活背后那深一层的道理，体认出了生活的哲理和生活中的诗。这时候，这种思想发现，就像一束亮光，照亮了你生活的积累；就像一阵清风，吹进了你那郁郁待燃的柴禾垛，使它“噗”的一声窜起了火苗。这种时刻出现时，如果作者一把抓住了它，调动起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积累，深入地思考、酝酿，